

橋底的朋友

陳尚義

我們的庫房累計逾三萬四千萬外匯儲備，我們的高鐵以及機場三跑等花上近千億，但是，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高達0.475，拋離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如美國、英國、德國等。貧窮以不同形態，展示在我們的城市，成為繁華背後一幅刺眼的風景。陳尚義，經歷過生意高峰也潦倒過，曾在超市執貨，在公屋做保安；在生命起落後，認定與貧窮者同行，天橋底也是家，無家者是友……

撰文・Sam | 攝影・王婉薇



“當他願意開門給你，讓你坐在他僅有的墊子上，其實是他接納你

「我只是知道，我要和他們一起去吃飯。」「他們」，就是陳尚義的朋友，是露宿者……曾在記者會上面對社署派飯給露宿者的質疑，他回應說，他真的看見他們餓了，卻不懂到社署申請什麼。「同心圓關懷服侍行動」的陳尚義，定期探訪露宿者，不單供應食糧，也供應心靈的食糧。他說：「其實他們需要在低谷時候有人陪伴走過。」

住在天台屋的單親媽媽，與她的六歲小朋友，沒有香港居留權，申請不到任何政府福利，只可花3,000元住劏房，靠食物銀行過活，陳尚義和他的同工因為「有營計劃」，跟她認識了，定期送上新鮮菜肉。

不過，陳尚義絕非救世者，就只是在這城市中願意與貧窮者同行的少數。「有些人會說『落』深水埗、『嚟』探你，這些字眼，其實有沒有從對方的心態去想？當他願意開門給你，讓你坐在他僅有的墊子上，其實是他接納你。他們面對生活的艱難，我們可有欣賞過他們生命的堅韌力？」

談到貧窮，陳尚義自有一套理解：「『貧』字分開就是『分』字和『貝』字，『貝』是古代的錢，如果錢財『分』不均，就造成貧；『窮』字分開來就是一個人『弓』『身』在一個『穴』內。」說實在，現代的貧窮要回到制度問題，也顯露對人性的剝削。

「有人說窮人可以申請綜援或找工作，但他們不能這樣做的原因，是很多人抹殺了。」他說。「貧窮源於人

的貪念，想為自己賺更多，因此剝削其他人。這問題不是改變制度就可以解決，還要回歸良知。」

“我感覺這是上天要把我這個本來自以為是的人拆毀重建

陳尚義看來其實像一名足球後衛——身軀健碩，但說起話來溫柔而有力。在城市的貧窮風景畫中，他也是畫中人。「我是屋邨仔一名，鍾意通山跑，無心向學。」他甚至好坦白的說，讀小學時，為了踢足球而返教會。1995年中五畢業，1997年開設自己的貿易公司，事業發展迅速之時，艱難歲月已經在等候他。1997年10月金融風暴，公司生意一落千丈，收入只夠交租，於是只好再打工，在超級市場做通宵執貨員。

後來知道附近請「看更」（大廈管理員），硬著頭皮去應徵。反倒是他的母親看得開，倒過來支持他說：「又不是偷不是搶，『馬死落地行』，有什麼問題？」於是當時只有廿多歲的他就和一群五十多歲的叔叔成為同事。入職不久，更被調往曾居住的秀茂坪邨，在老街坊的目光下，感覺「真是衰到無得再衰，晚上獨自巡更會開口罵上帝。」

不過，回首當日，他說反而是「真正認識生命的時候」：「我處理過11宗發現屍體案，那時候要用鼻子大力去嗅有沒有『咸魚味』，才可肯定是屍體。」這樣的感官刺激固然嚇人，但屍體背後的故事，卻更令人唏噓。「記得有一個個案，一個60歲的兒子，因為在家跌倒失救至死，而他的老媽就在床上活活餓死！」人間的不幸，看在這年輕人的眼裡，原來是那麼真實。

陳尚義當時想到電影《地久天長》，講述因輸血而患上愛滋病的子驚，「劇中有一句說話很觸動我：當人問他會否埋怨上天令他先有地中海貧血，後患愛滋病時，子驚回答：『為何不可以是我？』我感覺這是上天要把我這個本來自以為是的人拆毀重建。」

“我們之間的關係，超越了「施」與「贈」的層面，回到最基本

陳尚義後來從保安員轉變為在教會的全職幹事，部分工作是採購物資，當時他有另一些體會。「我在電視看到，有些人因為稍微的經濟資助，失去綜援的資格，因而求助於食物銀行；有婆婆因為要買張價值100元的藤椅，要撿一個月汽水罐。這時候我會問：教會既然有資源，是不是應該可以多做一些社關？」就是這個想法，令他選擇轉到另一個基督教機構「同心圓」做社關工作，名正言順地走進最有需要的社群當中，與他們同行。

他的工作主要是探望無家者、獨居長者、新移民和單親家庭，提供必須的物資以及心靈關懷，讓他們得到尊重和溫暖。「我們先重建自己的生命，才可進入無家者的生命。但我看見不少無家者的生命，其實都被毒品吞噬了。」陳尚義探訪他們，未必可以改變什麼，但至少這份關心，可以讓他們感受到人間有愛。

總是說，幸福的故事大同小異，貧窮人卻是各有各的不幸。「有一位單親父親，要照顧分別讀小一和小四的子女；有新移民婦女到港後，老公走了，只餘她和一個小一的女兒，但因為女兒沒有監護人和擔保人，兩母女沒有資格申請綜援，只能靠內地親戚接濟，住劏房……」這些故事，陳尚義好像說不完……

「有一位無家者，本身是持牌燒焊工，家人都在內地，但因有案底而滯留香港。最初他什麼物資都不要，但認識久了，談得晚了，他會主動給我他的摺床，好讓我不會深夜走在街上，他更會轉過頭來探訪我。」貧窮人，早成了陳尚義的朋友。

「其實，這個地方已是他的家，我和他，沒有分別，只是大家對『家』的定義不同吧了。我們之間的關係，超越了『施』與『贈』的層面，回到最基本。」最基本的關係，就是大家與生俱來的平等，不因為貧富、身分和地位而有所分別。

對無家者來說，橋底可以是家；對陳尚義來說，無家者更加是友。陳尚義曾參與善樂堂辦的「橋底是我家音樂會」，在深水埗通州街的橋底，不同年代、不同背景的人共融，以音樂控訴社會的不義，也溫柔的分享愛語，成為這城市美麗的另類背景。



陳穿梭於天橋底之間，與露宿者同行



公園是與露宿者相識相交的好地方



常與社關隊員探訪基層，嘘寒問暖